

光明文库

古文观止 点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古文观止 点睛

〔清〕 吴楚材 选 注
吴调侯
杨宝发 选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文观止点晴/杨宝发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10
(光明文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点晴丛书)
ISBN 7-80091-614-6

I 古… II. 杨… III. 汉语-语言读物-古代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652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 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115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0—15,000 册

ISBN 7-80091-614-6/C·9

定 价 6.00 元

(凡购买本社出版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为注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内容提要

《古文观止》是老辈人学习古文的必读本。

一位大学者曾说过，一定要读好《古文观止》中的 50 篇文章。有感于此，为了给当代年青人提供便利，我们特从此书 222 篇文章中选出 70 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此书奉献给各位。我们这一尝试之举，热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 1987 年安平秋先生点校本及其它一些版本改编。

目 录

古文观止卷之一	周文(1)
郑伯克段于鄢	(1)
曹刿论战	(4)
宫之奇谏假道	(6)
烛之武退秦师	(7)
蹇叔哭师	(9)
古文观止卷之二	周文(11)
子产论政宽猛	以上《左传》(11)
古文观止卷之三	周文(13)
召公谏厉王止谤	以上《国语》(13)
古文观止卷之四	秦文(15)
邹忌讽齐王纳谏	(15)
冯谖客孟尝君	(16)
触轳说赵太后	(19)
唐雎不辱使命	以上《国策》(21)
古文观止卷之五	汉文(23)
管晏列传	(23)
酷吏列传序	(27)
货殖列传序	(28)
太史公自序	以上《史记》(30)
古文观止卷之六	汉文(34)
贾谊过秦论上	(34)
晁错论贵粟疏	(37)

诸葛亮前出师表	(40)
诸葛亮后出师表	以上后汉文(43)
古文观止卷之七	六朝唐文(46)
陈情表	以上李密(46)
兰亭集序	以上王羲之(48)
归去来辞	(49)
桃花源记	(51)
五柳先生传	以上陶渊明(52)
谏太宗十思疏	以上魏征(53)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以上骆宾王(54)
滕王阁序	以上王勃(56)
与韩荆州书	(61)
春夜宴桃李园序	以上李白(63)
陋室铭	以上刘禹锡(63)
阿房宫赋	以上杜牧(64)
原毁	(66)
杂说四	(68)
古文观止卷之八	唐文(70)
师说	(70)
进学解	(71)
送李愿归盘谷序	(74)
祭鳄鱼文	(76)
柳子厚墓志铭	以上韩愈(78)
古文观止卷之九	唐宋文(81)
捕蛇者说	(81)
钴姆潭西小丘记	(83)
小石城山记	(84)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以上柳宗元(85)
待漏院记	(87)
黄冈竹楼记	以上王禹偁(88)
书洛阳名园记后	以上李格非(90)
严先生祠堂记	(91)
岳阳楼记	以上范仲淹(92)
朋党论	(93)
纵囚论	(95)
释秘演诗集序	(96)
古文观止卷之十	宋文(99)
相州昼锦堂记	(99)
丰乐亭记	(100)
醉翁亭记	(102)
秋声赋	以上欧阳修(103)
管仲论	(105)
心术	以上苏洵(107)
留侯论	(109)
古文观止卷之十一	宋文(112)
喜雨亭记	(112)
放鹤亭记	(113)
石钟山记	(115)
前赤壁赋	以上苏轼(116)
读孟尝君传	(119)
游褒禅山记	以上王安石(119)
古文观止卷之十二	明文(122)
司马季主论卜	(122)
卖柑者言	以上刘基(123)

尊经阁记.....	(124)
瘞旅文	以上王守仁(127)
沧浪亭记	以上归有光(129)
徐文长传	以上袁宏道(130)
五人墓碑记	以上张溥(132)

古文观止卷之一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左 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初者，叙其始也。郑，姬姓国。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国。武姜者，姓姜而谥武也。生庄公及共叔。叔段，共，国名。段奔共国，故名共叔。庄公寤生，寤，犹苏也。寤生，言生之难，绝而复苏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命名奇。遂恶乌故切。之。一“遂”字，写尽妇人任性情况。爱共叔段，欲立之，亟器。请于武公。公弗许。恶庄公而因爱段，欲立为太子。亟请者，不一请也。庄共蓄怨非一日矣。○以上叙武姜爱恶之偏，以基骨肉相残之祸。

及庄公即位，为去声。之请制。制邑最险，姜请封段。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言制乃岩险之邑，昔虢叔居此，恃险灭亡，他邑则唯命是听。○庄公似为爱段之言，实恐段居制邑，太险难除。他邑虽极大，谅不若制邑之险，适可以养其骄而灭除之。“他邑唯命”四字毒甚。请京，京邑最大，姜请封段。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寨。叔。邑大可以养骄，而不除亦必易制，故使居之。大叔者，张大其名，所以张大其心也。○庄公处心积虑，主于杀弟。封邑之始，已早计之矣。祭饩。仲郑大夫。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邑有先君之庙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长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过三百丈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同三。国之一；侯伯之国，其城长三百雉。大都，三分其国之一，不过百雉也。中省都字。五省国字。之一；中都，五分其国之一，不过六十雉也。

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国之一，不过三十三雉也。今京不度，非制也，京城过于百雉，不合法度，非先王之制。君将不堪。”叔段据有大邑，将为郑害，庄公必不堪也。○祭仲一梦中人。公曰：“姜氏欲之，焉烟。辟同避。害？”直称母姜氏而故作无可奈何语，毒声。对曰：“姜氏何厌平声。之有！厌，足也。不如早为之所，或裁抑，或变置。无使滋蔓，万。○滋蔓，滋长而蔓延。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先出“蔓”字，后出“草”字，顿挫。况君之宠弟乎！”言向后即欲为之所而不能。○梦中。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备。子姑待之。”毙，败也。滋蔓自多行不义，则必自败。“待之”云者，唯恐其不行不义，而欲待其行也。庄公之心愈毒矣，而祭仲终未之知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鄙，边邑。贰，两属也。段命西、北二边之邑两属于己，果行不义也。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国不堪使人有携贰、两属之心，君将何以处段。欲与大叔，臣请事之；先勘一笔。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无使郑国之民生他心也。○子封又一梦中人。公曰：“无庸，将自及。”言无用除之，将自及于祸。○庄公实欲杀弟，而曰“自毙”，曰“自及”，故为段自作自受之语，毒甚。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郑邑。前两属者，今皆取以为己邑，直至廩延，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可正段罪。厚将得众。”厚，地广也。前犹贰己，故云生心；今直收贰，故云得众。○梦中。公曰：“不义不昵，银入声。厚将崩。”昵，亲近也。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崩者，势如土崩，民逃身窜，直至灭亡。较“自毙”、“自及”更加惨毒矣，而子封终未之知也。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缮甲兵，缮，治也。具卒乘，去声。○步曰卒，车曰乘。将袭郑，掩其不备曰袭。○段至此不义甚矣。然庄公平日处段能小惩而大戒之，段必不至此。段之将袭郑，庄公养之也。夫人武姜。将启之。启，开也。言欲为内应。○妇人姑息之爱，不晓大义，故欲启段。使

庄公平日在前能开陈大义，动之以至情，惕之以利害，夫人必不至此。夫人之启段，庄公陷之也。公闻其期，闻其袭郑之期也。○祭仲不闻，子封不闻，何独公闻？盖公含毒已久，刻刻留心，时时侦探，故独闻之也。曰：“可矣！”三字写庄公得计声口，与上“可矣”句紧照，言这遭才好伐了。郑庄公蓄怨一生，到此尽然发露，不觉一句说出来。命子封帅率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烟。○鄢，郑邑名。公伐诸鄢。既命子封伐诸京，公又自伐诸鄢，两路夹攻，期在必杀。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叙段事止此。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经文。下释经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庄公养成弟恶，故曰失教。郑志者，郑伯之志，在于杀弟也。○“郑志”二字是一篇断案。不言出奔，难之也。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杀段，难言其奔也。○释经止此。下遥接前文再叙。

遂真同置。姜氏于城颍，真，弃也。城颍，郑地。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地中之泉也。立誓永不见母，将前日恶己爱段之忿一总发泄，忍哉！既而悔之。悔誓之过，是天性萌动。○“无相见也”以上，纯是杀机。“颍考叔”以下，纯是太和元气。“既而悔之”一句，是转杀机为太和的紧关。颍考叔，郑大夫。为颍谷封人，时为颍谷典封疆之官。闻之，闻其悔也。有献于公。或献谋，或献物。公赐之食。食舍肉。肉，食而舍肉，挑其问也。公问之，公问何故舍肉不食。对曰：“小人有母，只四字，妙甚。直刺入心。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去声。之。”善于诱君，使之自然心动情发。公曰：“尔有母遗，絜衣。我独无！”絜，语助也。○哀哀之音，宛然孺子失乳而啼，非复前日含毒恶声。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佯为不知。妙。公语去声。之故，公语以誓母之故。且告之悔。且告以追悔无及之意。对曰：“君何患焉！黄泉之誓，何足患焉。若阙掘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

然？”隧，地道也。掘地使及黄泉，为地道以见母，便是相见于黄泉，谁以此说为背誓也。○天大难事，轻轻便解。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赋，赋诗也。“大隧”二句，公所赋诗辞。融融，和乐也。则知其前之阴毒矣。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异。○“大隧”二句，姜所赋诗辞。泄泄，舒散也。则知其前之隐忍矣。○从前一路刻毒惨伤之心，俱于“融融”、“泄泄”四字中消尽，摹写生色。遂为母子如初。叙姜氏止此。○“初”字起，“初”字结。

君子曰：左氏设君子之言以为论断也。“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去声。及庄公。拈“爱”字妙。亲之偏爱，足以召祸；子之真爱，可以回天。《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诗·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无穷，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而锡及其畴类也，其颖考叔纯孝之谓乎！○引诗咏叹作结，意致冷然。

郑庄志欲杀弟，祭仲、子封诸臣，皆不得而知。“姜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厚将崩”等语，分明是逆料其必至于此，故虽婉言直谏，一切不听。迨后乘时迅发，并及于母。是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幸良心忽现，又被考叔一番救正，得母子如初。左氏以纯孝赞考叔作结，寓慨殊深。

曹刿论战 庄公十年 左 传

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贵。○鲁人。请见。现。○请见庄公。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去声。焉？”肉食，谓在位有禄者。间，犹与也。言在位者自能谋之，汝又何与其谋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所见鄙陋，其谋未能远大也。○“远谋”二字是一篇关键。遂入见。

问：“何以战？”问何恃以与齐战。○问得峭。公曰：“衣食所

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衣、食二者，必分之冻馁之人，或者感吾之德，而可以战乎！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分惠未能遍及，民心不肯从上所使，未可恃以为战。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牺牲，祭牲也。玉，苍璧、黄琮之类。帛，币也。此皆礼神之物。言祭祀之礼不敢有加于旧，而祝史告神必以诚信，或者感格神明而可以战乎！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一时之小信，未能感孚于神，而神亦弗肯降之以福，未可恃以为战。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小狱，争讼也。大狱，杀伤也。情，实也。言小大之狱，虽不能明察，然必尽己之心以求其实，或者狱无冤枉，而可以战乎！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察狱以情，不使有枉，是能尽己之心，亦忠之一端也。君能尽心于民，则民宜尽心于君，庶可以一战。○“可以一战”，紧照“问何以战”。一“可”字，又与下四“可”字相应。战，则请从。”去声。○若与齐战，则请从行。○“请从”与上“请见”相应。

公与之乘。去声。○乘，兵车也。战于长勺。酌。○长勺，地名。公将鼓之。公欲鸣鼓以进兵。刖曰：“未可。”齐人三鼓。刖曰：“可矣！”齐师败绩。大崩曰败绩。公将驰之。公欲驰车而逐齐兵。○“将鼓”、“将驰”，与上“将战”相应。刖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辙，车迹也。轼，车前横木。曰：“可矣！”遂逐齐师。两“未可”，两“可矣”，突兀相应。

既克，公问其故。公问刖不鼓及下视、登望之故。○又与“问何以战”相应。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言所以必待齐人三鼓之故。○未战论忠，将战论气，肉食人见不到此。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言所以下视、登望之故。○“克之”、“逐之”，作两样写法，笔墨精采。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骂尽谋国愆事一流人，真千古笑柄。未战考君德，方战养士气，既战察敌情，步步精详，著著奇妙，此乃所谓远谋

也。左氏推论始末，复备参差错综之观。

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 左 传

晋侯献公。复扶又切。假道于虞以伐虢。二年，虞师、晋师伐虢，灭下阳。至是又假道以伐虢。○下一“复”字便伏下“一甚可再”意。宫之奇虞贤大夫。谏曰：“虢，虞之表也；表，外护也。言虢为虞之外护。虢亡，虞必从之。虞失外护，则必与之俱灭。○事急故陡作险语。通篇著眼在此。晋不可启，寇不可翫，玩。一之为甚，其可再乎？翫，狎也。在昔为晋，在今为寇。在昔为启，在今为翫。晋不可启，故一为甚；寇不可翫，故不可再也。谚所谓‘辅车昌遮切。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颊辅。车，牙车。言虞如牙车，如齿在里；虢如颊辅，如唇在表。虢存，则辅车相依；虢灭，则唇亡齿寒。○此言灭虢正所以自灭。应“虢亡，虞必从之”句。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晋、虞皆姬姓，故曰“吾宗”。对曰：“大秦。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二人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太王于周为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为昭。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大伯不从太王剪商，与虞仲俱逊国而奔吴，是以不嗣于周。而虞仲支子，别封西吴，是为虞之始祖。○此段只说虞固出于太王。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也。王季于周为昭，昭生穆，故王季之子为穆。仲封东虢，为郑所灭。叔封西虢，为今虢公始祖。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王功曰勋。盟府，司盟之官。二人皆有功于王室，文王与为盟誓之书而藏于盟府。○此段乃说虢更亲于虞仲。将虢是灭，何爱于虞？虢比虞于晋，又近一世。晋既灭虢，何爱于虞；而反不灭乎？○破“晋吾宗”句。且进一层说。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叔，始封于曲沃，庄伯其子也。献公乃桓叔曾孙、庄伯之孙。言晋虞不过同宗，

而桓、庄之族为献公同祖兄弟，实至亲也。○倒句妙。若顺写，则将云：“且晋爱虞能过于桓庄乎？”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逼，贵近也。桓叔、庄伯之族无罪，而献公尽杀之，是恶其族大势逼也。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至亲而以宠势相逼，犹尚杀害之，况虞有一国之利，献公肯相容乎？○破“岂害我”句。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据，犹依也。言虞有神祐，晋虽欲害而不能。○写痴人如画。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鬼神非实亲近乎人，惟有德者乃依据之。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蔡仲之命》篇辞。○“德”字引《书》一。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陈》篇辞。○“德”字引《书》二。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旅獒》篇辞。言祭者不改易其物，而神唯享有德者之物。絜，语助也。○“德”字引《书》三。如是，总三《书》。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民为神之主，神享要从民和看出，故带说此句。神所冯凭。依，将在德矣。冷语。妙。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吐，不食其所祭也。言虞国社稷山川之神，亦享晋明德之祀，所谓“非人实亲，惟德是依”也。○破“享祀丰洁，神必据我”二句。

弗听，许晋使。去声。宫之奇以其族行，恐惧晋祸，挈其妻子以奔曹。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腊，岁终合祭诸神之名。言虞不能及岁终腊祭，即在吾族既行而遂灭也。○“腊”字根上“享祀”来。晋不更举矣。”即以灭虢之兵灭虞，不再举兵也。○说虢亡虞必从之，何等斩截。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宫之奇三番谏诤，前段论势，中段论情，后段论理，层次井井，激昂尽致。奈君听不聪，终寻覆辙。读竟为之掩卷三叹。

烛之武退秦师 僖公三十年 左 传

晋侯、文公。秦伯穆公。围郑，晋文主兵，秦穆会之。以其无礼

于晋，文公出亡过郑，郑不礼之。且贰于楚也。郑伯虽受曹盟，犹有二心于楚。○二句，言致伐之由。晋军函陵，秦军汜南。函陵、汜南，皆郑地。○二句，写秦、晋分军次舍。可以乘间私说。伏下烛之武夜缒见秦君。

佚之狐郑大夫。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郑大夫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已有定算。公从之。遣烛之武。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隐示不早见用意。虽近怨，然辞亦婉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公先自责。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转语急切，自然感动。许之。乃许出见秦君。

夜缒墜。而出。缒，悬索也。至夜乃悬城而下，恐晋觉也。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提过郑事一边，妙绝。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反跌一句。下乃历言亡郑之无益而有害，极为透快。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秦在西，郑在东，晋居其间。设若得郑，而秦欲越晋国，以为边鄙，相隔甚远，君亦当知其难也。○亡郑无益。焉烟。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陪，益也。邻，谓晋也。言秦得郑，必为晋所有，是益邻矣。邻之地厚，则秦之地相形而薄也。○亡郑又有害。若舍郑。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同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郑在秦东，故曰东道。行李，使人也。言秦能舍郑以为东道主人，秦之使者，往来过此，或资粮乏困，郑能供给之，于秦又何所害焉。○舍郑有益无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晋君，谓惠公。赐，犹德也。焦、瑕，晋河外二邑。言穆公曾纳惠公，亦云有德矣。惠公许秦以河外焦、瑕二邑，乃朝济河，而夕即设版筑，以守二城。其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此借旧事以见晋惯背秦德，与之共事，断无有益。绝好一证。夫晋，何厌平声。之有？宕笔妙。进一层说。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封，疆也。肆，大也。阙，削也。言既灭郑，以辟其东方之封疆，势必又欲大其西方之封疆，若不削小秦地，将何所取之以肆其西封也？○此言晋不独得郑，后必将欲得秦，为害甚